

燕趙思想家研究

宋辽金元卷

下



总主编
本卷主编

周振国
商聚德

王永祥
张圣洁

李金善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河北人民出版社

燕赵思想家研究 宋辽金元卷(下)

总主编
本卷主编

周振国
商聚德

王永祥
张圣洁
李金善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河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燕赵思想家研究 / 周振国, 王永祥主编. —石家庄:
河北人民出版社, 2014.2
ISBN 978-7-202-05535-9

I. ①燕… II. ①周… ②王… III. ①思想家—人物
研究—河北省—古代 IV. ①B21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97641 号

书 名 燕赵思想家研究 (全九卷)

总 主 编 周振国 王永祥

责任编辑 李成轩 甄 洁 王 岚

封面题字 任继愈

美术编辑 吴书平

责任校对 付敬华

出版发行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人民出版社
(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)

印 刷 河北新华第一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

印 张 187

字 数 2 383 000

版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202-05535-9/C • 153

定 价 388.00 元 (全九卷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目 录

|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---------|
| 关汉卿文艺思想研究 | 黃宗健 | (1) |
| 一、生活时代 | | (2) |
| 二、无与伦比的杂剧大家 | | (12) |
| 三、散曲的成就 | | (33) |
| 四、美学思想 | | (38) |
| 五、结语 | | (44) |
| 胡祇遹政治与文艺思想研究 | 黃宗健 | (46) |
| 一、生平与时代 | | (46) |
| 二、为理想政治而不懈奋斗 | | (54) |
| 三、文论领域的重大开拓 | | (73) |
| 四、忧国忧民的情怀 | | (79) |
| 王实甫文学思想研究 | 韓田鹿 | (87) |
| 一、《西厢记》对传统婚恋观的反思与继承 | | (89) |
| 二、《破窑记》的思想文化解读 | | (93) |
| 三、《丽春堂》中的官场生存哲学 | | (100) |
| 四、作为大众思想文化代言人的王实甫 | | (102) |

2 燕赵思想家研究

|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-------|
| 白朴文艺思想研究 | 黃宗健 | (104) |
| 一、中国戏曲的启明星 | | (104) |
| 二、《梧桐雨》——新意识与新创造 | | (116) |
| 三、《墙头马上》与时代思潮 | | (125) |
| 四、道家思想的影响..... | | (132) |
| | | |
| 李治科学思想研究 | 李和平 王莉娟 | (138) |
| 一、生平事迹 | | (138) |
| 二、数学贡献 | | (142) |
| 三、科学思想与治学态度 | | (151) |
| 四、影响与评价 | | (154) |
| | | |
| 郭守敬科学思想研究 | 何少林 | (157) |
| 一、生平简介 | | (157) |
| 二、兴修水利 | | (161) |
| 三、制《授时历》 | | (170) |
| 四、仪器制作 | | (179) |
| 五、数学成就 | | (190) |
| 六、历史评价 | | (197) |
| | | |
| 朱世杰数学思想研究 | 杨小明 | (200) |
| 一、周游南北，设馆讲学 | | (201) |

目 录 3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二、《算学启蒙》与《四元玉鉴》 | (205) |
| 三、四元术：代数学的顶峰..... | (207) |
| 四、高阶等差级数求和..... | (214) |
| 五、结语..... | (219) |
| 刘因理学思想研究 商聚德 (221) | |
| 一、久乱初宁的年代 家居教授的一生 | (222) |
| 二、矛盾的政治态度 同情人民的苦难..... | (235) |
| 三、阐扬理学思想 追求天人谐调..... | (254) |
| 四、结束语 | (279) |

关汉卿文艺思想研究

黄宗健*

杂剧之于元初，有如横空出世，开创了民族文化的新时代；戏曲的繁盛和普及，前所未有。特别是元初，一批知名文人抛却偏见投身于杂剧创作，题材范围极大地扩充了，美学品位极大地提高了；也为当时落魄基层的读书人开辟了发挥才智的坦途，顿使文坛面貌改观，创造了可与唐诗、宋词相比肩的元曲新世纪。尽管当时杂剧之类的通俗文艺还难登“大雅”，却得到了城乡民众的广泛认同，杂剧成了他们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。

元文宗时，报国无门的文人钟嗣成及时地编写出前无古人的名著《录鬼簿》，著录了元代前期、中期杂剧作家和散曲作家（多为名不见经传的下层文人和艺人），为其立传、评介，成为后世了解元代文坛、剧坛状况的权威性史料。关汉卿，正是位居《录鬼簿》榜首的卓越大家、剧坛领袖。他是元杂剧走向鼎盛时期，从思想内涵到艺术手段集大成的一代巨擘。他以 60 多部杂剧，全面深刻地反映了时代风貌，并针对黑暗的现实，贯穿着为人的尊严而战斗的主题，从而成为最具代表性的、现实主义的伟大作家。

然而，由于历史的原因，关汉卿（以及其他杂剧作家）的生平事迹及相关史料极为罕见。因此，元明以来，涉及关汉卿的生活时代和他的历史地位，往往众说不一。如元代贯云石在《阳春白雪序》中，把卢疏斋、冯海粟、关汉卿、庾吉甫并列为“近代人”；钟嗣成的《录鬼簿》说：“关汉卿：大都人，太医院尹，号已斋叟”；熊自得的《析津志》则

* 黄宗健，河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调研员。

说：“关一斋，字汉卿，燕人”；朱经在《青楼集序》中说关汉卿是“金之遗民”；杨维桢在《元宫词》中说“大金优谏关卿在”，许多人认为此“关卿”即关汉卿；明代朱权在《太和正音谱》中说：“关汉卿如琼筵醉客，观其辞，乃可上可下之才，盖所以取者，初为杂剧之始，故卓以前列”；蒋一葵在《尧山堂外纪》中说：“关汉卿，号已斋叟，大都人，金末为太医院尹，金亡不仕”；近代，自王国维、吴梅以及胡适、赵万里、郑振铎、冯沅君、赵景深、孙楷第、吴晓铃、苏庚、蔡美彪、王季思等学者，也都就关氏的生活时代提出了自己的见解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更是聚讼纷纭，莫衷一是。

一、生活时代

关汉卿的生活时代是戏剧史上非常重要的问题，但众说纷纭。他作为元杂剧的代表作家，应该是杂剧艺术鼎盛期的集大成者，而不会是草创期的拓荒者。根据各种资料推算，他大约出生在乃马真后称制（1242）稍后，卒于元仁宗皇庆、延祐（1312 和 1314）年代左右。终年 70 多岁；与他同为“近代”人的著名文人卢挚（1242～延祐之后）相仿佛。关汉卿成年以后正好经历了元世祖中统、至元和成宗元贞、大德以及武宗至大六七十年。这是有元一代最显赫最强盛也是杂剧艺术最普及最繁荣的时代。元末明初人贾仲明在为《录鬼簿》赵子祥所补的挽词中说：“一时人物出元贞，击壤讴歌贺太平，传奇（即杂剧）乐府时新令。锦排场，起玉京。……白仁甫（白朴）、关汉卿。《丽情集》，天下流行。”^①也说明了这个时代及其特征。

香港的罗忼烈教授在《两小山斋论文集》中，对关汉卿的生卒年代作了带有“总结”性的论述。他把近人研究的成果概括为九类论点^②，

① 见钟嗣成《录鬼簿（外四种）》，第 21 页，古典文学出版社，1957。

② 参见《两小山斋论文集》第 176 页《论关汉卿的年代问题》一文，中华书局，1982。

并归纳为两类：“金遗民”或“由金入元”说；出生于金亡之后说。罗教授认为，“由于文献不足证，各人的讲法表面上虽然持之有故，言之成理，其实仔细考察，也都各有疑窦”，“在各有疑窦之中，以孙楷第先生一说比较踏实”，“因此在众说纷纭中，我比较赞同孙楷第先生之说”。可是他又说，“孙楷第是以王和卿的年代为主要旁证”的，而孙楷第先生恰好在《元曲家考略·王和卿传》中由于蔚州王和卿卒于延祐七年（1320），对照《浙津志·关汉卿传》记载，知关氏卒于元仁宗行科举即延祐二年（1315）之前，已绝对否定了蔚州王和卿为曲家王和卿；而可与关氏年辈相比的曲家王和卿，即《辍耕录》所谓的大名王和卿何时谢世，仍无可稽考。

实际上，孙楷第在《关汉卿行年考》一文中判断关氏生年的依据并不仅为王和卿的年代，还提出“汉卿与胡（紫山）、王（惲）、冯（海粟）、卢（疏斋）诸人同时相值”，并进一步论证贯云石在《阳春白雪序》中，“以疏斋、海粟、汉卿、吉甫并列为近代人”，应年岁仿佛等为重要论据。

（一）“同时相值”说

所谓汉卿与胡、王、冯、卢“同时相值”，是指此数人皆与著名杂剧演员珠帘秀在扬州有所交往。胡紫山曾写《赠朱氏序》，即赠珠帘秀者，应写于他同王惲一道赴浙右、闽中两道提刑按察使途经扬州（时为至元二十六年，即1289年，有白朴词可证）之时。所赠之曲〔沉醉东风〕亦当作于此时。而王惲则写了《题朱帘秀序后》和〔浣溪沙〕《赠朱帘秀》词。此时，胡王二人均已62岁，故胡序中称“老人言耄”，而称朱氏为“芳年”——亦当年近三十。冯海粟赠词当作于因桑哥之败，冯氏被斥回乡南下之时的至元三十年（1293），时年三十有六。卢疏斋年幼于胡、王十几岁，却年长于冯氏十几岁。他有散曲〔折桂令〕《醉赠乐府珠帘秀》和《别珠帘秀》；珠帘秀亦有《答卢疏斋》曲。从中可知，这是至元十七年，卢氏赴江东按察副使任时，与朱氏曾有一段恋

情。其赠答之曲当比胡、王写序赠曲要早九年。卢氏年已三十几岁，朱氏不过20岁出头。而关汉卿的套数〔一枝花〕《赠朱帘秀》说“十里扬州风物妍，出落着神仙”，显然朱氏还在妙龄。又说“你个守户的先生肯相恋，煞是可怜，则要你手掌儿擎着耐心儿卷”。看来朱氏已与一个道士发生恋情，其后则移居杭州，抑郁而死。关氏此曲应写于卢、朱赠答后的几年，胡、王赠曲之前，此时关氏已40多岁了，朱氏也已二十大几。

胡、王、冯、卢、关氏与珠帘秀的这些交往，当然可以否定“金遗民”说，但还不能否定“由金入元”说，因为胡、王都是“由金入元”的人。

(二) “近代人”说

贯云石的《阳春白雪序》倒是为关汉卿的生活时代提出了更有力的证据：

盖士尝云：东坡之后便到稼轩，兹评甚矣。然而北来徐子芳滑雅，杨西庵平熟，已有知者。近代疏斋媚妩，如仙女寻春，自然笑傲；冯海粟豪辣灏烂，不断古今心事又与疏翁不可同舌共谈；关汉卿、庾吉甫造语妖娇，适如少美临杯，使人不忍对殢。仆幼学词，辄知深度如此。年来职史稍稍遐顿，不能追前数士，愧已。

文中“北来”难解，应从九卷本作“比来”，即“近时以来”。如《三国志·魏书·徐邈传》中“比来天下奢靡……”、《资治通鉴》唐太宗传中：“朕比来怠于为政乎？魏徵曰：贞观之初，陛下志在节俭，求谏不倦。比来营缮微多，谏者颇有忤旨，此所以异耳。”“比来”当为古人习用语。贯云石此序写于皇庆二年（1313），他自称“年来职史……”就是他自皇庆二年二月被元仁宗特旨授为翰林侍读学士、中奉大夫、知制诰同修国史，作为“史官”如何如何。再过一年，即延祐元年

(1314)，他即称病去江南隐居，不再涉足官场了。

序中所论之徐子芳（1230～1301），即是徐琰，为元好问弟子，官至翰林学士承旨，卒于大德五年；杨西庵（1197～1271），即杨果，与元好问友善，为金进士，入元后曾任参知政事、怀孟路总管，至元八年（1271）卒。他们都是由金入元的前辈文坛宿将，名声远扬。而卢疏斋（1242～1314 以后），即卢挚，字处道，为白朴（1226～？）异母弟白恪（1246～1309）之妻兄，略长于白恪，曾任湖南宪使，后为翰林学士，至大间升承旨。贯氏写序时，卢氏恰在承旨任上。《元史·揭傒斯传》称：“程钜夫、卢挚，先后为湖南宪长，咸器重之”，“延祐初，钜夫、挚列荐于朝”。可见“延祐初”（元年为 1314）卢挚尚在承旨任上（据罗忼烈考证，此时卢挚方才 60 岁左右）。冯海粟（1257～1346），即冯子振。据他在《居庸赋》中自称：“辛丑之岁，商羊为灾。明年一再过之……于是吾生四十六年矣，面加皱，鬓加白……”。“辛丑”之明年即“壬寅”为公历 1302 年，此年 46 岁，则当为宋宝祐五年（1257）年出生。当时，他已 56 岁，正在集贤待制任上，但不久就被免职归湘了。他的《钟鼎篆韵序》写于延祐甲寅（1314）闰三月，下署已是“前集贤待制承事郎冯子振序”了。这时他已 57 岁，而幼于他二十几岁、职位却高得多的贯云石，却十分尊重冯氏；而且作为好友，还特地写诗设宴送别，诗题为《寄海粟》。然而，不久贯云石也称病隐退了。

贯云石在《阳春白雪序》中，把已故文人徐琰、杨果排在前面，作为由金入元的前辈大家，而同列为“近代”的卢、冯、关、庾，属于同代，其年岁当亦仿佛。他们都是大都的名人，当互有交往。列在前辈作家的徐子芳，金亡之时尚在襁褓中，说他由金入元已是勉强，更无论卢、冯、关、庾了。当然，贯氏写此序时，汉卿亦年近古稀，吉甫也已六十开外了。

（三）作品推论说

关汉卿在《调风月》杂剧第二折〔五煞〕曲词中，袭用了胡祇遹

(即胡紫山) 散曲〔阳春曲〕的名句：“残花酝酿蜂儿蜜，细雨调和燕子泥”，已为许多学人注意到了，这可证关氏年辈低于胡氏。实际上，元人戏曲中，袭用或化用前人和同代人的名句，不算抄袭，反而视之为文思巧妙、袭故弥新。而胡氏这两句可能就是化用贺铸词〔谒金门〕中“燕子分泥蜂酿蜜”而成的。另外，白朴的名剧《梧桐雨》第二折〔中吕·粉蝶儿〕中的名句：“天淡云闲，列长空数行征雁。御园中夏景初残：柳添黄，荷减翠，秋莲脱瓣。坐近幽兰，喷清香玉簪花绽。”关汉卿在《绯衣梦》杂剧第一折〔仙吕·点绛唇〕中也化用作“天淡云闲，几行征雁。秋将晚，衰柳凋残……”〔混江龙〕“……那池塘中枯荷减翠，树梢头梨叶添颜”。关汉卿杂剧《单刀会》第二折〔滚绣球〕曲词：“端的是傲杀人间万户侯，自在优游”则是袭用了白朴散曲〔双调·沉醉东风〕《渔父》“傲杀人间万户侯，不识字烟波钓叟”之句。当然，唐人胡曾诗《赠渔者》已有“不愧人间万户侯”、苏轼《聚远楼》中亦有“何啻人间万户侯”句，白朴当受前人启示而成此佳句。汉卿“傲杀”云云，显然不是采自胡诗、苏句，而是出于白朴的散曲。同剧第四折的名句“这也不是江水，(唱)二十年流不尽的英雄血”，亦当受白朴词〔沁园春〕中“长江，不管兴亡，漫流尽英雄泪万行”的启示。元人中袭用汉卿剧中人物、典故者多有之，如石君宝《曲江池》第三折：“(卜儿云)好波，你个谢天香！(正旦唱)〔煞尾〕我比那谢天香名字真。”这是后人引用前人剧中典故的例子。唯不见白朴、李文蔚、胡祇遹等人有任何袭用关汉卿剧中人物、典故和名句之处，这是由于白、李、胡等人都是金正大间生人，要比汉卿年长近 20 岁，在社会上成名也早于汉卿的缘故。王国维在《宋元戏曲考》中说：“元初杂剧家，其时代可考者，则有白仁甫。……至中统元年庚辰(应为庚申)，年正 35 岁；故于至元一统后，尚游金陵。盖视汉卿为后辈矣。”是很有见地的。

(四) 与他家时代比较说

前十数年，王钢先生在《关汉卿研究资料汇考》(中国戏剧出版社

版)一书,谈及与关汉卿“世交”的“梁进之”其人。所谓“梁进之”,是根据曹棟亭刻本《录鬼簿》的著录:“梁进之:大都人。警巡院判,除县尹,又除大兴府判,次除知和州。与汉卿世交。”而天一阁钞本则作:“梁退之:大都人。警巡院判,除知和州。与汉卿友。”而孟称舜附刻本则字迹模糊,似为“梁追之”,只注作“大都人。大兴府判”。

王钢先生另据杜仁杰《与杨春卿书》,指出:“梁进之为杜仁杰妹婿,以幼杜氏十岁以内计,时约三十余,而前考《录鬼簿》所记梁氏履皆在元世祖至元年间,合而观之,可得梁氏生卒,约在1215至1291以后。据杜氏《与杨春卿书》,进之系医人,而汉卿乃太医院尹,二人世交,可谓有缘者。”

这位杜仁杰(1201~1283?),字善夫,济南长清人,为著名文士和散曲家。他金末隐居河南内乡山中,与麻革、张澄等以诗唱和。时元好问为内乡令,与之交。金亡后依东平严实。至元中屡征不起,隐居故里而终。如果他在《与杨春卿书》中所说梁进之即是曲家梁某,则可以推证汉卿大约出生在1210至1220年之间,到金亡时,已20岁左右,称不上“遗老”也算得“遗少”了。其实这一看法,本源于孙楷第《元曲家考略·梁进之传》。孙先生首先认定这个作为杜仁杰妹婿的梁进之即是曲家梁进之,并肯定其“必由金入元者也”。但这一论断与他的《关汉卿行年考》的结论是相抵触的。《关汉卿行年考》认为关汉卿出生于1241年至1250年之间的金亡之后。二者相差了三四十年,是关汉卿的生年随之提前了几十年呢,还是关汉卿与长于自己几十岁的梁氏结成“忘年交”?王钢先生主张汉卿也随之“由金入元”,而不认同《关汉卿行年考》。但这样也有问题:

其一,曲家梁进之的名字,《录鬼簿》各本不一,有“梁退之”和“梁×之”之别,似乎不能以为曹棟亭本是唯一正确的。

其二,即使曲家梁氏果名为“进之”,与杜仁杰妹婿相同,也未必即是同一个人。因为元代同姓名者甚多,马致远就有四个,王仲文也有

三个。

其三，从《与杨春卿书》中丝毫找不到曲家梁氏的影子。该信是杜仁杰委托梁进之带交杨春卿的，但信中没有说明梁氏亦世居大都，杨春卿是玉田人，恰好也居住大都，号称“布衣孟尝君”，是一时名士皆与之交的名人。当时，杜氏已届不惑，妹夫也当30多岁，即使未登仕途，在文坛也有一定知名度了。春卿又是杜氏好友，按说梁、杨二人早该相识，何以杜氏的信仿佛介绍一位并非大都人，却是一位精于医道者，去办所托之事，办完仍回山东，这怎么会是大都曲家梁进之呢？倒是贾仲明的“吊词”说梁氏更具体一些：“行文高古尊韩柳，诗宗李杜流，填词似苏柳秦周。”意即诗文造诣颇深，而杜氏并未提起，只说医道甚精。但《录鬼簿》对各曲家之长从不忽视，如李取进就注明“官医大夫”、萧德祥“以医为业”，何以对梁氏的“医之翘楚”却只字未及呢？贾仲明还说到曲家梁氏的生活作派：“翠裙红里，持羊糯酒，肥马轻裘”，其浪漫倒与汉卿有缘。

再有，曲家梁氏曾是“警巡院判，除县尹，又除大兴府判，次除知和州”。查“左右警巡院”为至元六年（1269）置。以至元六年梁氏任警巡院计，按王钢说其时他已年近花甲了，而“院判”只是“从八品”的小官；升到“县尹”、“大兴府判”的六七品官，应已是古稀之年了；到“知和州”——和州是至元二十八年（1291）由“和州路”降格为“州”的，梁氏已为80左右的老翁。一个耄耋之年的大都人，不远万里，离乡背井，去做这个并不显赫的五品官，于理难通。应该认定，杜仁杰妹婿并非与汉卿世交的曲家梁进之。

王钢先生还以杂剧作家费唐臣应卒于《录鬼簿》完稿之前（即1330年前），说其父费君祥“以年长二十岁以上计，当是生于金末者”^①。而他“与汉卿交”，汉卿亦当出生于金末了。但这只是一个假

^① 王钢辑：《关汉卿研究资料汇考》，第31页，中国戏剧出版社，1988。

设，即假设费唐臣死时，已经 80 开外了。如果费唐臣不幸 60 多岁就离开人世，他父亲也只好出生在 1240 至 1250 年之间，与之相交的关汉卿自然无缘出生于大金年号之下了。

（五）较确切的根据

实际上，《录鬼簿》（主要是天一阁本）和《录鬼簿续编》，较间接地提供了关汉卿与相关人氏的生活时代的重要线索，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。

如关汉卿的“莫逆之交”杨显之，《录鬼簿》是这样说的：“杨显之：大都人。关汉卿莫逆之交。凡为文辞，与公较之，号杨补丁是也。”贾仲明所补“吊词”又说：“显之前辈老先生，莫逆之交关汉卿。么末中补缺加新令，皆号为杨补丁。有传奇，乐府新声。王元鼎，师叔敬；顺时秀，伯父称。寰宇知名。”

关汉卿与杨显之相交莫逆，已是元代文坛佳话，二人年岁当相去不远。弄清杨显之的时代，就容易推断关汉卿的大致生年了。

大都著名歌妓和杂剧演员顺时秀称杨显之为“伯父”，关系非同一般。那么，顺时秀又是什么时代的人呢？

《青楼集·顺时秀传》谓：“姓郭氏，字顺卿，行第二，人称郭二姐。杂剧为闺怨最高，刘时中待制尝以‘金簧玉管，凤吟鸾鸣’，拟其声韵。平生与王元鼎密，偶疾，思得马板肠，王即杀所骑骏马以啖之。阿鲁温参政在中书，欲属意于郭，一日戏曰：‘我何如王元鼎？’郭曰：‘参政，宰臣也；元鼎，文士也。经纶朝政，致君泽民，则元鼎不及参政；嘲风弄月，惜玉怜香，则参政不敢望元鼎。’阿鲁温一笑而罢。”

刘时中待制，即刘致。《录鬼簿》“前辈名公乐章传于世者”列其名。曹棟亭本则置之于“方今名公”中，即至顺、元统时（1330～1335）仍在世。他初为姚燧所赏识而在他属下为官，皇庆间北上大都，延祐间官待制，至治到泰定末年又兼太常博士。后出为江浙行省都事。不久辞官浪游，贫病而死。刘致称赞顺时秀歌声事，当在延祐、泰

定间。

王元鼎，天一阁钞本《录鬼簿》载其名于“前辈名公乐章传于世者”之中，称“王元鼎学士”。曹棟亭本则无其名。他称杨显之为“师叔”，关系也相当密切。《太平乐府》、《梨园乐府》等选本存其小令、套数，但不详其生平。

《元史·宰相年表》中，无“阿鲁温”其人，却有名“阿鲁”者，适为后至元六年到至正元年（1340～1341）时的参知政事，后来还一度升为右丞，或即此人。

顺时秀，也叫郭芳卿，是从泰定期间走红、文宗时代红极一时的教坊歌妓。从元末几位有相当影响的诗人之诗作，可知其概况。元末著名文人杨基（1326～1373）的《赠京妓宜时秀》、《听老京妓宜时秀歌慢曲》两诗，有“白头官妓近前歌，一曲方终泪先落。收泪从容说姓名，十三学歌郭芳卿。先皇最爱芳卿唱，五凤楼前乐太平。鼎湖龙去红妆委，此曲宜歌到人耳。潜向东风作慢腔，梨园不信芳卿死。……”所谓“先皇”就是元文宗图帖睦尔。他出生于大德八年（1304），24岁登基，至29岁卒，在位五年。顺时秀是教坊歌妓，已有相当美誉，又深得文宗宠幸，必在妙龄，至多不会年长于文宗。姑以与文宗同龄计，她从延祐末年即十几岁，经过英宗至治，到泰定帝时，年近20，已经走红。《南村辍耕录》卷四说：“虞绍庵先生集在翰苑时，宴散散学士家，歌儿郭氏顺时秀者唱今乐府。”虞集除翰林待制是延祐六年（1319），拜翰林直学士是泰定间（1324～1328），此时顺时秀已声名显赫了。

与杨基并称“吴中四杰”之一的诗人高启（1336～1373），后来因文字狱被明太祖“腰斩于市”；他的长诗《听教坊旧妓郭芳卿弟子陈氏歌》，就更具体地叙述到文宗对顺时秀的爱宠和她的社会地位，同时指明了大致的卒年。这首诗在题下注曰：“时至正己亥岁作”，即作于至正十九年（1359）。诗云：

文皇在御升平日，上苑宸游驾频出。仗中乐部五千人，能唱新声谁第一？燕国佳人号顺时，姿容歌舞总能奇。中官奉旨时宣唤，立马门前催画眉。建章宫里长生殿，芍药初开敕张宴。龙笙罢奏凤弦停，共听娇喉一莺啭。遏云妙响发朱唇，不让开元许永新。绣陛花惊飘艳雪，文梁风动委芳尘。……

这里突出描述了顺时秀在文宗朝声价如“烈火烹油，鲜花著锦”一般。李溉之是文宗时的宠臣，奎章阁承制学士，才名倾天下，善为“今乐府”（即散曲），每进“新词”就是进“今乐府”，由顺时秀演唱。这许多细节当然不是远在吴中的高启所能知晓，应为顺时秀弟子即陈氏所叙述者。元顺帝继位之后，他并不喜爱歌舞戏曲，又对文宗蓄有杀父之恨；兼之信任奸佞，各地义军蜂起，天下大乱，教坊乐者久已流落异乡。诗中说：“回头乐事浮云改，瘗玉埋香今几载”，就是说，到至正十九年（1359），顺时秀才死了不几年。以六七年计，当死于至正十二三年，顺时秀年仅 40 左右；如果是七八十岁的老妇人，也不好以“瘗玉埋香”来形容。

《录鬼簿续编》中，金元素、金文石小传，也反映了顺时秀离开宫廷后的生活状况。“金元素：康里人氏，名哈刺。故元工部郎中，升参知政事。风流蕴藉，度量宽宏，笑谈吟咏，别成一家。尝有《咏雪·塞鸿秋》，为世绝唱。后随元驾北去，不知所终。”“金文石：元素之子也。至正间，与弟武石俱父荫补国子生。因其父北去，卒于金陵。幼年从名姬顺时秀歌唱，其音律调情巧，无毫厘之差，节奏抑扬或过之。”

“元驾北去”，即明太祖朱元璋 1368 年即皇帝位于金陵（南京），命徐达率军猛扑大都，元廷多数大臣皆已星散，顺帝只带少数从人仓皇北逃。金元素就是随主北逃者之一，因而从五品衔的郎中升为二品衔的参政。其子金文石从顺时秀学歌，当在至正十年（1350）以前“鼎湖龙去红妆委”——文宗死了，顺时秀失宠而事业渐衰、离开了宫廷、生活日